



秋窗集
另境

泰山出版社

秋窗集

孔另境

上海生活書店特約經售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

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實價四角五分

秋窗集

另 境



泰 山 出 版 社
者 版 出

印 刷 者

良 華 印 刷 公 司

新 大 通 路 五 四 六 弄 七 號

特 約 經 售

生 活 書 店

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四 號

另 境 作
斧 聲 集

內搜作者近年所寫散文小品，雜感雜考等數十篇，文筆潑刺，思想正確，均屬極有價值之作。前有茅盾序言。

定價四角五分
生活書店特約經售

目 錄

前記	……	一
----	----	---

論爭之部

秋窗漫感	……	東方曦	三
------	----	-----	---

漫話「明星」	……	郭沫若	三
--------	----	-----	---

(2)	……	……	……
經濟偶論(一介紹主義)	……	東方曦	元

學子並沒有說完	……	若英	四
---------	----	----	---

也是漫話	……	陳阜	四
------	----	----	---

關於沫若的戲聯

………若英 癸

爐邊偶論（三集體創作問題）

………東方曦 三

給集體創作的否定論者

………周綱鳴 三

再談集體創作問題

………東方曦 二四

爐邊偶論（四論「猜測」）

………東方曦 二四

壇外人語

………林黛三

我的答覆

………東方曦 三

欲罷不能的再說幾句話

………若英 一四

戰術的公開

………東方曦 一四

請看東方曦的最後法寶

………若英 一四

散什之部

前記

從去年夏天起，因為擔任了整理「中國的一日」的稿件，整日地在拆抄看的過程中，任何閒情逸致固已一律撇開，即連寫點短文的機會也不容易贖出來，一直要到過了九月，纔算手頭空落了下來。接着就碰到魯迅先生的去世，又胡亂趕忙了一陣，等到把心情完全靜定的時候，人們的身上早已披上輕裘了。

在這胡亂混忙的四個多月期間，手脚雖覺得很疲倦，而頭腦中的思想還是能起點作用的，從各方面所襲來的刺激還是很多，除了碰到熟人偶而在口頭發點牢騷外，因為忙，也只得積鬱在胸中，現在既獲得了動筆的機會了，于是第一樁的願望就想發洩一下胸中的那些積淤，不意一動筆，竟惹下一場

禍事來了。

中國文場中的黑暗怪狀，其實我並不熟悉，偶而從朋友口中聽到一些，雖然覺得好笑氣憤，但因事不關己，又況口耳相傳頗有不足為據的顧慮，是決不願就輕輕形諸筆墨的。不過事態之臨有時又十分湊巧，偶然在十一月五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「編後記」裏看見編者說「這次專號（按即紀念魯迅先生專號）收到各方面投來稿件總數在千篇以上……」一句話，覺得有些刺眼，因為自己曾經整理過「中國的一日」的稿件，記得一共收到的稿件計有二千五百件左右（連木刻圖畫照相都在內），為着統統看一個初遍，總共費去差不多二個月光景，那時整日埋頭在文稿中，已經覺得的疲累不堪，現在這位中流編者居然如此神速，能在僅僅五六天之內看完一千件來稿，而且又作了最後決定，我在佩服之餘，不免暗暗地懷疑起來了。同時恰好，該刊同期登着景宋的片段的記述一文，內中引魯迅先生生前的幾句話道：

「辦刊物應多量吸收新作家，範圍要放大，不可老在幾個人身上，否則要拖死的。」

這幾句話原平常，可是一和「編後記」裏的話一印證，却使我發生甚大的感慨了。于是我即查牠的目錄，當真——老在這幾個人身上，于是從悲感中發生了憤慨，決定老實不客氣地給這位編者一點指摘。文章當日就寫成了。署一個從未用過的「東方曦」的筆名，送出去了，但爲什麼偏投給大晚報的「火炬」呢？這是毫無一點副作用的，只覺牠或則可以刊登這篇文章，至于這位「火炬」的編輯崔萬秋先生，却是素昧平生，爲怕這位編者也中了「介紹主義」的毒，所以又附一簡簡給他，那意思則幾乎含有警告了。三四天之後，文章是登出來了，而且又接到崔先生的來信，那意思鼓勵我多寫些這類的文章，我爲着高興，即回了他一信，而且告訴他我還要繼續寫這類文章的，預先擬了一個標的：「文壇現象二十論」，後來崔先生即根據我這句話

屢次來信催促實行前諾，可是一直到如今終給我賴脫這注債務。這是我寫批評文壇現象的動機的經過。

我大約寫了三二篇之後，覺得搜索真憑實據的材料也頗非易事，若無事實的例證又怕不足以服人，以此也就懶了下來。外邊的回響一點也不見，正在覺得乏味的時候，十二月十八日的「火炬」突以整個的篇幅來回答這個問題了，人馬又有郭沫若、若英諸先生，自此以後，爲「東方曦」所引出的問題連出了好幾個專號，立報的「言林」也有人開始議論了。當我仔細一讀諸先生的文章，覺得很奇怪，他們彷彿另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想打擊被誤認爲用「東方曦」筆名的某作家，其實不免大爲冤枉他了，然而，某作家與我偏有些親戚關係的瓜葛，我雖明知他連刊出來的文章都還沒有見過，但確實已有人把情形詳細告訴他了，而且他也已猜到是我寫的文章，後來一碰面，他大爲光火的樣子，我爲不讓他吃夾賬，爲把「罪孽」挑到自己的肩膀上起見，

我于是趕緊寫了一段自白，向被得罪的諸位先生前自首，題目是「東方曦『示衆』」，現在就把那篇原文抄錄在下面：

我在「火炬」上用東方曦的筆名寫下幾則對文壇現狀的漫感，不意惹下了滔天大禍，竟使「火炬」出專號來討論，這倒不要緊；要緊的是竟把「東方曦」誤爲「茅盾」故意的化名，而一致攻擊起來，這，真是太不應該了！

我現在只好以最快的速度來把我的真身「示衆」：東方曦決非茅盾，乃是我——姓孔名另境的便是。

我知道當大家看到這裏的時候，一定失望之至，同聲浩嘆道：原來是區區孔某而已！

這樣一來，有許多話就成爲無的放矢了，于是有的老羞成怒，有的是還要「再探」的，因此我只好再說一遍：東方曦決是孔另境，實在是

區區得很，諸公攻擊茅盾的話請原封帶轉吧！

這自然使諸公不能滿意，我是知道的，但也無法，因為寫這幾段文章的確是我，而且一字一句都是由我的筆底下寫出來，寫的時候並無稿底，寫好以後還會給住在相近的宋雲彬先生看過，最後託他交給聽差送至大晚報館的。茅盾先生不但事前毫不知道，即刊出以後他也沒有見到，後來還是因為外邊風聲雜起，才有人來告訴他，一次他碰見我了，突然問我道：

「最近有一個叫東方曦的，在『火炬』上寫文章，外邊還疑心是我，據說通信處是由宋雲彬轉的，你知道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我心裏在暗笑，以為他當真猜不到是誰。

停了一歇，他又突然問我，態度很嚴肅：

「是不是你？」

我知道無法賴賬了，（他之所以猜到我身上，完全是因為通訊處的緣故，當時我很懊悔。）於是只好挺身而說：

「是的——怎麼啦？」

「這種文章以後還是不寫的好，你不知道這個文壇真複雜呢！」

「噢，不過我自信態度是很公平的，我完全根據事實，而且那一方面我都要批評，我看看這文壇實在氣不過，我是忍耐不住了！」

「我看是沒有看見，據說你罵了『中流』了？」

「是的，我完全根據客觀的事實，我也要批評『光明』的，我可把原報給你看。」

我一想，不對，還有一篇沒有發表，叫「壁壘森嚴的門戶主義」，牽涉的方面還要多，心裏胆怯起來了——我並非胆怯有人回罵，我是怕有人纏夾是矛盾寫的——于是我趕快寫信去請退回原稿，編者崔萬秋先

生果然答允了我，他還鼓勵我登登也無妨，而我決定不幹，但爲了崔先生的盛意，我又另寫了一篇「集體創作問題」。一方面我寫信併把剪報一起寄給茅盾，我說：文章還是要寫的，東方曦的名字也決不因爲有人誤會是你的原故就犧牲不用，但以後一定還要寫得精密一些。

這是我的誠實的自供。

但我還有幾點要說明：

第一，我和茅盾的關係。當我把孔另境三字寫下來的時候，我自己就先感覺到了：不行，文壇中人一定都知道孔某者乃茅盾的親戚也，你的辯白絲毫也沒有用處，即使不是茅盾所寫，也一定是茅盾的授意。我相信即使對茅盾並無惡感，對我的文章覺得同情的人也會這麼想的，這不能就說是「惡意的中傷」或故意誣蔑，因爲的確的，中國還是一個封建意識極濃厚的地方，既屬至戚，豈有不連檔之理，所以茅盾似乎非代

我吃這一杯罰酒不可了。吃就吃罷，我是盼望茅盾有這勇氣的，要是對我的文章不能同意的，自然可挺身而罵我，要不然，我認爲只有這辦法纔能使這班無的放矢的人認爲滿意——不過這將永遠要使我覺得抱歉就是了。

但我要昭告大家的：茅盾雖然和我是至戚，但同時也是我的老師，他的事業方面成就使我佩服，而他所知道的也確實比我多得多，所以我常常會接受他的指示；在私情方面，從前我是常和他鬧的（這是朋友所週知的事實），所以至今仍沒有鬧翻，乃是他和我的思想始終還站在一條綫上的緣故。雖然如此，我的文章還是每個字都由我自己寫下來的，從不曾請他修改過一個字，而且往往故意不給他知道，不意這次竟惹下禍來了。

第二，郭沫若先生把「文壇明星主義」一文認爲是對他而發，實在

冤枉之至，原文尚在，可以覆按。我所針對的是現象決不是個人，但因為舉例的關係必然要涉及個人，那是無法的。——況且我是罵登那副戲聯的今代文藝編者，一查原文即可明白的，現在郭先生如此生氣，大概就因為把寫者纏夾的緣故吧。希望郭先生見此文而釋然，我在這裏要罵一句把這個臆測的謠言傳給郭先生的人！

至于若英先生的話，我無答覆的必要。要是所舉是實，可補我不足，不然，也是感情衝動而已。

等要將文章發出的時候，二十一日日的「火炬」上又見到若英先生的「關於沫若的戲聯」的一篇文章，他在「附記」說要從思想觀點，文章風格等各方面來一考「東方曦」究竟是誰個的化名了，我為不辜負若英先生的盛意，于是只好把「示衆」一文留了下來，那意思的一半是想和若英先生開個玩笑，看看他究竟有沒有法子當真考證出來；同時又接到崔萬秋先生的來信，他

倒不希望我說出真姓名，他說：

「有些人議論東方曦究竟是那一個，于是便不免猜這個猜那個。我以為先生始終用東方曦的名字論評下去就好了，對於外界的揣測，似乎不必顧慮。因為名字不過是一個符號，主要的還是議論的內容。況且，先生一登場，便是用東方曦的符號了。」

既然如此，當初要想把廬山真面目顯示給大家的心只好擱下，但同時對他們的猜測又不能不理，于是寫了爐邊偶論之四「論猜測」。這樣一來以後，浮言彷彿倒息了許多，原初極力證明東方曦即是茅盾的某理論家，這時也翻然覺悟，何典（即陳子展）大約也是早就明白過來的一人，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「言林」上有一首「詩」，原文剪貼于左：

戲致東方曦

何 典

* 文壇寥落幾明星，